

论宫泽贤治童话中的佛教思想

——以《大提琴手戈修》的动物观为中心

□周菲菲

宫泽贤治是一位将自己的实践和信仰融合到童话和诗作创作中去的日本非职业作家。自从他18岁时入盛冈高等学校读到《法华经》以来,他便皈依日莲宗,笃信大乘佛教。在他的作品中贯彻着法华经中“世界是一个由可以无限分解的许多小生命组成的人生命体”的宇宙观和肯定无情有性,重视自然物的价值这一自然观。

1.大乘佛教动物观的特点

佛教生态观的哲学基础是缘起论,这是佛学与其他宗教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依据缘起论,整个世界都处于圆融互摄、共生互动的网络中,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说,这正是佛教对待动物的

平等态度的思想基础。大乘佛教将一切法都看做是佛性的显现,万法都有佛性。此万法不仅包括有情识的动物,也包括没有情识的植物、无机物。

肯定无情有性,重视自然物的价值,其理论依据是真如缘起说。湛然在其代表作《金刚经》中说:“随缘不变之说出自大教,木石无心之语,生于小宗。”(《大正藏》卷46,P282)意即佛性本身是不变的,它随顺条件体现于万物,每一事物都有佛性,都有平等的价值,这是大乘佛教的理论。

尊重生命的佛性观,使人类对除自己之外的一切众生不以征服者自居,而是平等视之。佛教中的动物观主要有以下四

点:戒杀;放生;护生;平等。其中的“平等观”既是“无情有性”说的体现,也是其动物观的特殊性之所在。《金刚经》中“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的宣言,是以平等心看待动物的真义所在——众生平等思想、无情有性思想、尊重生命思想和圆融无碍思想。

那么日本的传统信仰——神道的动物观又是怎样的呢?在日本的神道教系统中,存在着与世界各民族原始信仰相通的泛神信仰,即“万物有灵”观。家永三郎的《日本文化史》中提到,“日本的神最具有

向茜莉灌输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宗教观念。莎格的宗教思想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她所崇拜的是充满生命与爱——包括性爱——的自然界,是对自然界以“紫色”为代表的美好事物的欣赏。在谈及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时,莎格的语言浅显粗俗,从而使她的上帝显得更为亲近可信,更易被人接受。茜莉在最后表达自己的幸福时,就是使用完全莎格化的语言:“最近我和上帝做爱,感觉很好。”这标志着茜莉对旧的宗教意识的彻底革命与反叛。另一方面,莎格鼓励和引导茜莉走出自卑的阴影,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了摆脱原有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生活,活得像个人样,她公开宣布离家出走,跟莎格去孟菲斯发展自己的事业。茜莉终于找到了自我,认清了自我价值,最终摆脱了夫权的统制。同时,在莎格的启发和支持下,茜莉发挥特长做起了裤子生意,业务发展顺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照顾到其他的黑人姐妹,从而解决了最

现实的经济问题。她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由衷地感叹道:“我是幸福的。”可以说,没有莎格这个引路人,茜莉的自我成长之路将会遍布荆棘,甚至永远也不可能有一个光明的出路和前程。

三、成长的仪式

成长仪式的叙述成为美国成长小说一个独具特色的叙事形式,因此成长仪式也就成了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叙事载体。主人公在这一仪式中,明确认识到自己的成长,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新阶段。在经历过长期的屈辱与痛苦的生活之后,茜莉终于苦尽甘来,成长为一个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独立的女性。在得到友情、爱情之后,还得到父母留下的遗产,而失散多年的妹妹和子女也突然从非洲归来。多年来因对上帝的失望而决定不再给上帝写信的茜莉在幸福的感动和冲动下,终于难以抑制地再次提笔致信上帝:“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

树。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上帝。”此时此刻,这个上帝不再遥不可及,而是个融自然与人性为一体,像茜莉和所有其他重新充满信心的女性一样热爱生活的上帝。作为一个成长的仪式,茜莉的这一举动完成了她的成长过程,告别了悲惨的过去,开始了崭新的未来。茜莉,包括她的丈夫×先生也因此获得了新生。

作为一种解读美国文学的新视点,成长小说已引起国内越来越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并开始掀起一股研究的热潮。黑人文学作为一股新兴文学,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文学界的重视。因此,运用成长小说的理论去分析黑人作品,不仅可以为研究黑人文学提供一种独特的视野,而且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色的一点是,……无论是人,还是鸟兽、山川、草木抑或其他任何事物,只要有与众不同的令人敬畏之处,就都是神。”比如狸猫就是日本民间普遍认为具有灵性法力,能变化成人形的动物。

2.《大提琴手戈修》中的音乐与动物这一主题

《大提琴手戈修》讲的是一个不得志的大提琴手戈修通过与动物的四次音乐交流,达到在音乐上的成长的故事。笔者认为,这四次的音乐交流具有如下特点,使其区别于其他以“音乐与动物”为主题的故事:

2.1、动物不光能受到人类音乐的感染,还具有音乐审美的能力

在与动物进行的第一次交流中,三色猫告诉戈修,要求戈修演奏舒曼的《梦幻曲》。在这个阶段,戈修还十分轻视动物,他斥责道:“也不想想你只是一只猫!”在这时候,戈修还不相信“狂妄”的动物能够像人类一样欣赏音乐。

戈修与小狸猫的音乐交流真正是一次人与动物共享欢乐的音乐旅程,文中说道,“没想到小狸子竟然拿着鼓棒,在大提琴弦马下部和着拍子咚咚地敲打起来。而且打鼓技术还真不错,戈修拉着拉着,渐渐感到这样合奏也很有意思。”然而作为鼓手的小狸猫敏锐地发现了戈修演奏中的缺陷。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狸猫在日本的民间信仰中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后,狸猫更被视为一种格外具有悟性的动物。

2.2、动物对人类的启发和影响

据日本学者中地雅之的研究,三色猫代表着戈修开始脱离“正确的演奏技巧”,探索自由奔放的演奏方法。

向戈修讨教的布谷鸟则有着坚定的音乐信念,对自己的歌唱本领有很强的自

尊和自信。在作为人类的戈修的耳中听来,布谷鸟只是一直在重复地唱着“布谷”、“布谷”这两个音而已,但布谷鸟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戈修,要是布谷鸟的同伴来听的话,一万句“布谷”就有一万种不同的音调。

在这里,宫泽贤治其实暗示了人类如果只是从自我本位出发,是无法真正理解和融入大自然的。相对于戈修的心浮气躁的态度,布谷鸟体现出了对学习的热情和谦卑,这使戈修放弃了对动物的傲慢态度,开始向动物敞开心扉,共同探讨音乐。同时也获得了作为音乐家的人格上的成长。

在第四晚,田鼠妈妈带着生病的小田鼠来“看医生”。当戈修得知自己每晚演奏的音乐医治好了兔奶奶、小狸猫的爸爸、猫头鹰等等动物的疾病时,感到非常震惊。田鼠妈妈说,这附近的“邻居”只要一生病,就会钻进戈修家的地板下来医病,还让小田鼠钻进大提琴的音孔里聆听音乐。于是在这晚,戈修通过音乐救赎小老鼠的同时,其自身也寻求到了对自我的肯定,从而使其音乐能力达到了最终的飞跃。

在文章篇末,戈修在舞台上演奏了在第一晚拉给大花猫的那一曲《印度猎虎》。他演奏的态度“一如大花猫来访的那天晚上,戈修像一头怒发冲冠的大象,狠狠地拉”,最后得到好评“今晚的你跟十天前的你比起来,简直有婴儿与士兵之别。”最后,戈修“遥望着布谷鸟曾飞去的上空,喃喃说道:‘啊,布谷鸟,那天真是对不起。’”这是戈修在彻悟动物对自己的帮助后对于自己之前傲慢态度的忏悔。

“戈修”的原文为法文,意谓拙笨、歪斜。戈修本人通过与动物的交流才能得到磨炼,放弃了自身的“我执”,达到“破除我

执,心物双泯”的境界,超越了自我。可以说,戈修动物观的变化印证着他的成长,象征人类最终在与动物交流中解决了自身问题,超越了彼此的差异,而在音乐中达到共生。

3.宫泽贤治动物童话的意义

宫泽贤治童话中有动物登场的作品很多,如《夜鹰》、《山梨》、《大提琴手戈修》、《滑床山的熊二》和《土神与狐狸》等,通过动物生存的世界,直面观照人类与自然,动物与自然,动物与人类的各种问题。宫泽童话的特殊魅力,在于其描摹的日本风土和鲜活民俗,在于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勾勒出的壮美画面,更在于其深层内涵的佛教思想。

宫泽贤治童话中的动物和植物都能像人类一样说话行事,这很像伊索寓言的叙事风格,但伊索寓言写的并不是动物,而是借动物来反讽人类社会的现象。而宫泽童话中的人类和动物本来就没有任何区别,人类世界即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即人类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童话并不是纯粹的童话。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其实是在向近代文明社会中的和个人自身的矛盾与问题发出警示:破除我执,回归自然,在佛教信仰中得到救赎。

在宫泽在世的时代,他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当时日本的主流思潮是全面西化,全速向近代化转变,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大家没有精力回顾那古老的精神资源。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进行了一项调查,由读者自己投票,选出这一千年来你最喜欢的日本文学家。宫泽贤治名列第四,远远超过了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